大唐新語/卷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大唐新語

全書始

卷一 匡贊第一 規諫第二

下一卷▶

匡贊第一

杜如晦，少聰悟，精彩絕人。太宗引為秦府兵曹，俄改陝州長史。房玄齡聞於太宗曰：「餘人不足惜，杜如晦聰明識達，王佐之才。若大王守藩，無所用之，必欲經營四方，非此人不可。」太宗乃請為秦府掾，封建平縣男，補文學館學士。令文學楮亮為之贊曰：「建平文雅，休有烈光，懷忠履義，身立名揚。」貞觀初，為右僕射，玄齡為左僕射。太宗謂之曰：「公為僕射，當須大開耳目，求訪賢哲，此乃宰相之弘益。比聞聽受詞訴，日不暇給，安能為朕求賢哉！」自是，臺閣規模，皆二人所定。其法令意在寬平，不以求備取人，不以己長格物。如晦、玄齡引進之，如不及也。太宗每與玄齡圖事，則曰：「非如晦莫能籌之。」及如晦至，卒用玄齡之策。二人相須，以斷大事。迄今言良相者，稱房杜焉。及如晦薨，太宗謂虞世南曰：「吾與如晦，君臣義重。不幸物化，實痛于懷。卿體吾意，為製碑也。」後太宗嘗新瓜美，愴然悼之，輟其半，使置之靈座。及賜玄齡黃銀帶，因謂之曰：「如晦與公，同心輔朕，今日所賜，惟獨見公。」泫然流涕。以黃銀帶辟惡，為鬼神所畏，命取金帶，使玄齡送之于其家也。

魏徵常陳古今理體，言太平可致。太宗納其言，封德彝難之曰：「三代已後，人漸澆訛，故秦任法律，漢雜霸道，皆欲理而不能，豈能理而不欲？魏徵書生，若信其虛論，必亂

國家。」徵詰之曰：「五帝三皇，不易人而理，行帝道則帝，行王道則王，在其所化而已。考之載籍，可得而知。昔黃帝與蚩尤戰，既勝之後，便致太平。九夷亂德，顓頊征之，既克之後，不失其理。桀為亂，湯放之；紂無道，武王伐之，而俱致太平。若言人漸澆訛，不反樸素，至今應為鬼魅，寧可得而教化耶！」德彝無以難之。徵薨，太宗御製碑文并御書。後為人所讒，敕令踣之。及征遼不如意，深自悔恨，乃嘆曰：「魏徵若在，不使我有此舉也。」既渡水，馳驛以少牢祭之，復立碑焉。

太宗嘗臨軒，謂侍臣曰：「朕所不能恣情以樂當年，而勵心苦節，卑宮菲食者，正為蒼生耳。我為人主，兼行將相事，豈不是奪公等名？昔漢高得蕭、曹、韓、彭，天下寧晏；舜、禹、殷、周，得稷、契、伊、呂，四海乂安。如此事，朕並兼之。」給事中張行成諫曰：「有隋失道，天下沸騰。陛下撥亂反正，拯生人於塗炭，何禹、湯所能擬。陛下聖德含光，規模弘遠。然文武之烈，未嘗無將相。何用臨朝對眾，與其校量，將以天下已定，不籍其力，復以萬乘至尊，與臣下爭功。臣聞：『天何言哉，而四時行焉』。又曰：『汝唯弗矜，天下莫與汝爭功。』臣備員近樞，非敢知獻替事，輒陳狂直，伏待菹醢。」太宗深納之，俄遷侍中。

太子承乾既廢，魏王泰因入侍，太宗面許立為太子，乃謂侍臣曰：「青雀入見，自投我懷中，云：『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為子，更生之日；臣有一孽子，百年之後，當為陛下殺之，傳國晉王。』父子之道，固當天性。我見其意，甚矜之。」青雀，泰小字也。褚遂良進曰：「失言，伏願審思，無令錯誤。安有陛下萬歲之後，魏王持國執權為天子，而肯殺其愛子，傳國晉王者乎？陛下頃立承乾，後寵魏王，愛之踰嫡，故至於此。今若立魏王，須先措置晉王，始得安全耳。」太宗涕泗交下，曰：「我不能也。」因起入內。翌日，御兩儀殿，群臣盡出，詔留長孫無忌、房玄齡、李勣、褚遂良，謂之曰：「我有三子一弟，所為如此，我心無慘。」因自投于牀。無忌爭趨持，上抽佩刀，無忌等驚懼。遂良於手爭取佩刀，以授晉王。因請所欲立，太宗曰：「欲立晉王。」無忌等曰：「謹奉詔。異議者請斬之。」太宗謂晉王曰：「汝舅許汝也，宜拜謝之。」晉王因下拜。移御太極殿，召百寮，立晉王為皇太子。群臣皆稱萬歲。

高宗朝，晉州地震，雄雄有聲，經旬不止。高宗以問張行成，行成對曰：「陛下本封於晉，今晉州地震，不有徵應，豈使徒然哉！夫地，陰也，宜安靜，而乃屢動。自古禍生宮掖，釁起宗親者，非一朝一夕。或恐諸王、公主，謁見頻煩，承間伺隙。復恐女謁用事，臣下陰謀。陛下宜深思慮，兼脩德，以杜未萌。」高宗深納之。

則天朝，默啜陷趙、定等州，詔天官侍郎吉頊為相州刺史，發諸州兵以討之，略無應募者。中宗時在春宮，則天制皇太子為元帥，親征之。吏人應募者，日以數千。賊既退，頊征還，以狀聞。則天曰：「人心如是耶？」因謂頊曰：「卿可於眾中說之。」頊於朝堂昌言，朝士聞者喜悅。諸武患之，乃發頊弟兄贓狀，貶為安固尉。頊辭日，得召見，涕淚曰：「臣辭闕庭，無復再謁請言事。臣疾亟矣，請坐籌之。」則天曰：「可。」頊曰：「水土各一盆，有競乎？」則天曰：「無。」頊曰：「和之為泥，競乎？」則天曰：「無。」頊曰：「分泥為佛，為天尊，有競乎？」則天曰：「有。」頊曰：「臣亦為有。竊以皇族、外戚，各有區分，豈不兩安全耶！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間，則居必競之地。今皇太子萬福，而三思等久已封建，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不安矣。」則天曰：「朕深知之，然事至是。」頊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府，昌宗以貴寵懼不全，計於頊。頊曰：「公兄弟承恩澤深矣，非有大功，必無全理。唯一策，若能行之，豈唯全家，當享茅土之封。除此外，非頊所謀。」昌宗涕泣，請聞之。頊曰：「天下思唐德久矣，主上春秋高，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。公何不從容請相王、廬陵，以慰生人之望！」昌宗乃乘間屢言之。幾一歲，則天意乃易，既知頊之謀，乃召頊問。頊對曰：「廬陵、相王皆陛下子。高宗初顧託於陛下，當有所注意。」乃迎中宗，其興復唐室，頊有力焉。睿宗登極，下詔曰：「曩時王命中圮，人謀未輯，首陳反正之議，克創祈天之業，永懷忠烈，寧忘厥勳，可贈御史大夫。」

則天以武承嗣為左相。李昭德奏曰：「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，何也？」則天曰：「我子姪，委以心腹耳。」昭德曰：「若以姑姪之親，何如父子何如母子？」則天曰：「不如也。」昭德曰：「父子、母子尚有逼奪，何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，可乘御寶位，其遽安乎且陛下為天子，陛下之姑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乎事之去矣。」則天矍然，曰：「我未思也。」即日罷承嗣政事。

長安末，張易之等將為亂。張柬之陰謀之，遂引桓彥範、敬暉、李湛等為將，委以禁兵。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三日，暉等率兵，將至玄武門，王同皎、李湛等，先遣往迎皇太子於東宮，啟曰：「張易之兄弟，反道亂常，將圖不軌。先帝以神器之重，付殿下主之，無罪幽廢，人神憤惋，二十三年于茲矣。今天啟忠勇，北門將軍、南衙執政，克期以今日誅兇豎，復李氏社稷。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，以副眾望。」太子曰：「兇豎悖亂，誠合誅夷。如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，請為後圖。」同皎諷諭久之，太子乃就路。又恐太子有悔色，遂扶上馬，至玄武門，斬關而入，誅易之等於迎仙院。則天聞變，乃起見太子曰：「乃是汝耶？小兒既誅，可還東宮。」桓彥範進曰：「太子安得更歸！往者，天皇棄群臣，以愛子託陛下。今太子年長，久居東宮，將相大臣思太宗、高宗之德，誅兇豎，立

太子，兵不血刃而清內難，則天意人事，歸乎李氏久矣。今聖躬不康，神器無主，陛下宜復子明辟，以順億兆神祇之心。臣等謹奉天意，不敢不請陛下傳立愛子，萬代不絕，天下幸甚矣。」則天乃臥不語，見李湛曰：「汝是誅易之兄弟人耶？我養汝輩，翻見今日。」湛不敢對。湛，義府之子也。

景雲二年二月，睿宗謂侍臣曰：「有術士上言，五日內有急兵入宮，卿等為朕備之。」左右失色，莫敢對。張說進曰：「此有讒人設計，擬搖動東宮耳。陛下若使太子監國，則君臣分定，自然窺覦路絕，災難不生。」姚崇、宋璟、郭元振進曰：「如說所言。」睿宗大悅，即日詔皇太子監國。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，於光範門內乘步輦，俟執政以諷之，眾皆恐懼。宋璟昌言曰：「太子有大功於天下，真社稷主，安敢妄有異議。」遂與姚崇奏：「公主就東都，出寧王以下為刺史，以息人心。」睿宗曰：「朕更無兄弟，唯有太平一妹，朝夕欲得相見。卿勿言，余並依卿所奏。」公主聞之，大怒。玄宗懼，乃奏崇、璟離間骨肉，請加罪黜，悉停寧王以下外授。崇貶申州刺史，璟楚州刺史。

蘇頲，神龍中給事中，拜修弘文館學士，轉中書舍人。時父瑰為宰相，父子同掌樞密，時人榮之。屬機事填委，制誥皆出其手。中書令李嶠嘆曰：「舍人思如泉湧，嶠所不及也。」後為中書侍郎，與宋璟同知政事。璟剛正，多所裁斷，瑰皆順從其美。、甚悅之，嘗謂人曰：「吾與彼父子，前後皆同時為宰相。僕射長厚，誠為國器；獻可替否，罄盡臣節，瑰過其父也。」後罷政事，拜禮部尚書而薨。及葬日，玄宗遊咸宜宮，將舉獵，聞瑰喪出，愴然曰：「蘇瑰今日葬，吾寧忍娛遊乎！」遂中路還宮。初，姚崇引璟為中丞，再引之入相。崇善應變，故能成天下之務；璟善守文，故能持天下之政。二人執性不同，同歸于道。叶心翼贊，以致刑措焉。

姚崇以拒太平公主，出為申州刺史，玄宗深德之。太平既誅，徵為同州刺史。素與張說不叶，說諷趙彥昭彈之，玄宗不納。俄校獵于渭濱，密召崇會于行所。玄宗謂曰：「卿頗知獵乎？」崇對曰：「此臣少所習也。臣年三十，居澤中，以呼鷹逐兔為樂，猶不知書。張璟謂臣曰：『君當位極人臣，無自棄也。』爾來折節讀書，以至將相。臣少為獵師，老而猶能。」玄宗大悅，與之偕馬臂鷹，遲速在手，動必稱旨。玄宗歡甚，樂則割鮮，閒則咨以政事，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，可行者必委曲言之。玄宗心益開，聽之亹亹忘倦。軍國之務，咸訪於崇。崇罷冗職，修舊章，內外有敘。又請無赦宥，無度僧，無數遷吏，無任功臣以政。玄宗悉從之，而天下大理。

張說獨排太平之黨，請太子監國，平定禍亂，迄為宗臣，前後三秉大政，掌文學之任，

凡三十年。為文思精，老而益壯，尤工大手筆，善用所長；引文儒之士，以佐王化。得僧一行，贊明陰陽律曆，以敬授人時。封太山，祠睢上，舉闕禮，謁五陵，開集賢，置學士，功業恢博，無以加矣。尚然諾，于君臣、朋友之際，大義甚篤。及薨，玄宗為之罷元會，制曰：「弘濟艱難，參其功者時傑，經緯禮樂，贊其道者人師。式瞻而百度充釐，既往而千載貽範，台衡軒鼎，垂黼藻於當年；徽策寵章，播芳蕤於後葉。故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說，星象降靈，雲龍合契，元和體其沖粹，妙有釋其至賾。挹而莫測，仰之彌高。釋義探繫表之微，英詞鼓天下之動。昔傳風諷，綢繆歲華。含春穀之聲，和而必應；蘊泉源之智，啟而斯沃。授命與國，則天衢以通；濟同以和，則朝政惟允。司鈞總六官之紀，端揆為萬邦之式。方弘風緯俗，返本於上古之初；而邁德振仁，不臻於中壽之福。吁嗟不慭，既喪斯文，宣室餘談，洽若在耳；玉殿遺草，宛然留跡。言念忠賢，良深震悼。是用當宁撫几，臨樂撤懸，罷稱觴之儀，遵往襚之禮。可賜太師，賻物五百段。」禮有加等，儒者榮之。

開元中，陸堅為中書舍人，以麗正學士，或非其人，而所司供擬，過為豐贍，謂朝列曰：「此亦何益國家，空致如此費損。」將議罷之。張說聞之，謂諸宰相曰：「說聞自古帝王，功成則有奢縱之失，或興造池臺，或耽玩聲色。聖上崇儒重德，親自講論，刊校圖書，詳延學者。今之麗正，即是聖主禮樂之司，永代規模不易之道。所費者細，所益者大。陸子之言，為未達也。」玄宗後聞其言，堅之恩眄，從此而減。

開元二十三年，加榮王以下官，敕宰臣入集賢院，分寫告身以賜之。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，既而謂人曰：「聖上好文，書籍之盛事，自古未有。朝宰允使，學徒雲集，觀象設教，盡在是矣。前漢有金馬、石渠，後漢有蘭臺、東觀，宋有總明，陳有德教，周則獸門、麟趾，北齊有仁壽、文林，雖載在前書，而事皆瑣細。方之今日，則覺得扶翰捧珪者哉！」

張九齡，開元中為中書令，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，送就戮於京師。九齡批曰：「穰苴出軍，必誅莊賈；孫武行令，亦斬宮嬪。守珪軍令若行，祿山不宜免死。」及到中書，九齡與語，久之，因奏曰：「祿山狼子野心，而有逆相，臣請因罪戮之，冀絕後患。」玄宗曰：「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，誤害忠良。」更加官爵，放歸本道。至德初，玄宗在成都思九齡之先覺，詔曰：「正大廈者，柱石之力；昌帝業者，輔相之臣。生則保其雄名，歿則稱其盛德。飾終未允於人望，加贈實存於國章。故中書令張九齡，維岳降神，濟川作相，開元之際，寅亮成功；讜言定於社稷，先覺合於蓍龜，永懷賢弼，可謂大臣。竹帛猶存，樵蘇必禁。爰從八命之秩，更重三台之位。可贈司徒。」

仍令遣使，就韶州致祭者。

規諫第二

太宗射猛獸於苑內，有群豕突出林中，太宗引弓射之，四發殪四豕。有一雄豕，直來衝馬，吏部尚書唐儉下馬搏之。太宗拔劍斷豕，顧而笑曰：「天策長史，不見上將擊賊耶？何懼之甚？」儉對曰：「漢祖以馬上得之，不以馬上理之。陛下以神武定四方，豈復逞雄心於一獸！」太宗善之，因命罷獵。

太宗，有人言尚書令史多受賂者，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。司門令史果受絹一匹。太宗將殺之，裴矩諫曰：「陛下以物試之，遽行極法，使彼陷於罪，恐非道德齊禮之義。」乃免。

太宗嘗罷朝，自言：「殺卻此田舍漢！」文德皇后問：「誰觸忤陛下？」太宗曰：「魏徵每庭辱我，使我常不得自由。」皇后退，朝服立於庭。太宗驚曰：「何為若是？」對曰：「妾聞主聖臣忠。今陛下聖明，故魏徵得盡直言。妾備後宮，焉敢不賀！」於是太宗意乃釋。

張玄素，貞觀初，太宗聞其名，召見，訪以理道。玄素曰：「臣觀自古已來，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。豈非其君自專，其法日亂。向使君虛受於上，臣弼違於下，豈至於此。且萬乘之主，欲使自專庶務，日斷十事，而有五條不中者，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，乃至累年，乖繆既多，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，日慎一日，堯舜之道，何以加之！」太宗深納之。

太宗幸九成宮，還京，有宮人憩滻川縣官舍。俄而李靖、王珪至，縣官移宮人於別所，而舍靖、珪。太宗聞之，怒曰：「威福豈由靖等！何為禮靖等而輕我宮人？」即令按驗滻川官屬。魏徵諫曰：「靖等，陛下心膂大臣；宮人，皇后一作「陛下」賤隸。論其委任，事理不同。又靖等出外，官吏仿闕庭法式；朝覲；陛下問人間疾苦。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，官吏亦不可不謁也。至於宮人，供養之外，不合參承。若以此如罪，恐不益德音，駭天下耳目。」太宗曰：「公言是。」遂捨不問。

谷那律，貞觀中為諫議大夫，褚遂良呼為「九經庫」。永徽中，嘗從獵，途中遇雨。高宗問：「油衣若為得不漏？」那律曰：「能以瓦為之，不漏也。」意不為畋獵。高宗深

賞焉，賜那律絹帛二百匹。

魏知古，性方直，景雲末為侍中。玄宗初即位，獵于渭川，時知古從駕，因獻詩以諷曰：「嘗聞夏太康，五弟訓禽荒。我後來冬狩，三驅盛禮張。順時鷹隼擊，講事武功揚。奔走來未及，翾飛豈暇翔。蜚熊從渭水，瑞翟相陳倉。此欲誠難縱，茲游不可常。子雲陳《羽獵》，僖伯諫漁棠。得失鑒齊楚，仁恩念禹湯。邕熙諒在宥，亭毒匪多傷。《辛甲》今為史，《虞箴》遂孔彰。」手詔褒美，賜物五十段。後兼知吏部尚書，典選事，深為稱職。所薦用人，遂咸至大官。